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七十三回 婆心勸化頑婦 一口吸盡海洋

卻說人之將死，除了年老氣衰，宛如油乾燈盡，奄奄忽忽，終其天年之輩，凡是年富力強，或急病亡身，或因故自盡。這等人身雖死而氣不散，死後果能為厲鬼。而其臨終之頃，也必有多少感想，或回溯平生，或垂念來日，總之對於曾經托寓的世界，終有幾分割捨不得，這是一定之理。上回書中，說那老蛟之妻春瑛小姐，抱著一腔悲憤，肩荷半個海洋，滿擬趨上城隍山頂，趁高屋建瓴之勢，與世界一切同盡。這等意志行事，說它殘酷，也殘酷到了極處，說它悲壯卻也悲壯到了極端。尤其是出於一個婦女之手，愈覺這等殘酷悲壯之事，自有天地以來所未見。

列公們都是審情察理的大雅君子，驀然涉獵至此，縱不責備作書人言過其實，而對於春瑛小姐這人，卻無論如何不敢深信其為平常人類，是可以斷言的了。而據作書人所知，事情確是那樣殘酷悲壯。而主其事者，又確實是一位小姐出身的老婦。惟其如此，所以當他臨舉事之先，也有那番深合人情的感想。就此感想，以揣測其人之品性志趣，益發可見這位春瑛小姐，不但不類上文所說那樣殘酷悲壯之人，簡直還是一位很清高很貞節而又非常近情的好女子。惟其如此，乃令列公們越覺其人與事之不能相侔。作書人則敢一言以蔽之曰：事無大小，視乎其人之意氣。意決如山，氣盛似海，雖以弱女子任天下大事可也。否則縱有治世之權，為天下之主，而畏首畏尾，結果也只成為一個昏庸懦弱、一事無成的孱皇弱主而已，何足道也。空話太多，該打該打，快快扳轉來，說到正文上去。

按那春瑛正在追思前事，仰天大慟之時，忽聽身後有人說道：「你這位太太甚事傷心，怎麼跑到這半山之中，號哭起來，敢則有甚冤苦之事不成麼？」春瑛回頭一看，卻是一個垂髫女孩，笑嘻嘻地立在一塊山子石上，向著自己注視不釋。春瑛本來沒有心思去和他糾纏，只因瞧那姑娘活潑嬌媚，娟秀聰明，覺得非常可愛，已有些捨不得不答他之意。後來又想起自己幼年時節，也最愛登山涉水，又最喜歡管人家閒事。每次出門，遇有貧乏衰志之人，必設法盡力拯濟他們。今見此孩體貌神情和自己竟有幾分相似，且好管閒事，喜玩山林，又正和本人習性一樣。如此一想，他那垂萎的心花，忽然之間，似受露漿滋溉，略略轉了一點生機。而方寸靈台，對於這事的感想，又不知是苦是甜，是酸是辣，這都不必管它。總之他已沒有拒絕那女孩問答的勇氣，是一定的了。

當下也止淚忍悲，向著女孩點點頭兒，對他說道：「小姑娘是天地間剛正最樂之人，也是人間世上最有幸福之人。怎知道同一天地，同一人世，更同一人生，自少而長，會得無緣無故，不知不覺，突然走入人類所走不通的絕路上去。年輕時節所謂歡樂，所謂幸福，一概得個相反的結局。到了這個時候，真有叫你生不得生，死又不能快死的情形。小姑娘，你說這等日子，容易捱得過去麼？這樣的人生，還能做下去麼？但是……唉……可愛的小姑娘啊，仁慈的小妹妹呀，這等話，說在你現在的耳朵中，怎麼灌得進去？不說別人，就說我本人吧，當我像小姑娘這樣年紀的時候，假如有人把我方才這番話說給我聽，我也未必能夠相信。小姑娘，你雖是熱心多情，關切我的事情，但是我卻不能答復你的話。不但不能，而且大可不必。因為我把事情告訴了你，怕你未必能夠相信。我也犯不著把這有限的光陰，和小姑娘胡纏這一陣子。小姑娘請原諒我，我也要走了，再見吧。」說完這話，就立起身，背上那只水桶，匆匆要走了。

那姑娘忙著笑嘻嘻上前一把拉住他的小桶，說道：「媽媽別走。你就是不告訴我聽，我也不來問你，累你格外傷心。但是何必急急忙忙地走到哪兒去呀？天色還早，再坐一會兒不好麼？」春瑛被他拉住了桶，一時走不脫身，又聽他叫自己媽媽，而且聲氣形態都是□親昵的樣子，禁不住心中又是一動，猛然的又記起自己的幾個孩子來。不因不由的立住腳，渾身上下恰如麻木一般，怔怔地看著那姑娘，一動也動不得了。那姑娘忙替他除下水桶，拿來放在石墩子上，含笑說道：「媽媽，你卻不要性急，有什麼為難的事，想個法子，總得一步一步地過去。自然苦盡甘來，享福的日子還在後面呢！」春瑛聽了，那眼中的淚水如雨水一般，灑將下來。口說沒工夫坐，一個身子卻不知不覺地坐了下去，嚙天啣地的又哭起來了。那姑娘勸了一陣，見他哭個不休，也便呆呆地坐著等他。

春瑛心中自然很感激他，因便彈去淚珠，哽咽道：「姑娘的好意，我是明白的。但是姑娘的好話，我是不能領受。因為我在這個世界上，久已只剩了孤身一身。我自己既不能製造幸運，又沒有一兩個親人骨肉，能把幸福分出一星兒給我。所以我這一生，簡直可以說，無論如何沒有生路可走。生路尚且沒有，何況幸福二字，是更完全談不到了。承你的情，我們萍水相逢，便承你如此關切，我心中實在感激得很。我在□年前，看得天上都是正神，凡間都是好人。到了近□年來，不但看得世上、沒有一個好人，甚至連天曹，也沒一位正直的神仙。這或許是我處境太壞，見識太偏的緣故。但我明知其然，而一點烈性沒有挽回之地，覺得不存神人皆壞之想，我的身心就不得安閒。小姑娘，你莫笑我，莫怪我。我今恨不能馬上將我的事情，完全告訴你聽，但是……唉……其實……小姑娘，你是有心的人。我想你若是真有本福命的……不……不……我看小姑娘秀外慧中，天庭亮而且滿，一面孔正慈祥之氣，神情體態，處處可以顯出你一種渾厚淵雅不俗不浮的氣度。可以說，一定是有大福澤大幸運的。既是恁地，我可先行判斷一句：大概不久，你就可以認識我是個什麼人；有甚麼天大的憂愁怨憤，孤苦辛酸，以及為什麼來至此地，到這山上，做點什麼事情，和所作的事情。結果怎樣？我的本身結局又如何？」

「這些都是你不必打聽而自能詳細的。因為小姑娘但從表面看我是這樣一個老婆子，是個毫無能為，毫無價值的老婆子。其實啊，小姑娘，唉……可惜我今天實在不能詳說。總言一句，我可以說，我這老太婆，卻和普通老太婆有些不同。因為我所經歷的慘事，決非尋常老婆子所能承受的。因而我的事情，也大有異於尋常老婆子，很可作得眼前和將來，甚至數千年後的故事。小姑娘，你想，我這老太婆，厲害不厲害呢？小姑娘，你更要明白，我這麼一個老傢伙兒，所以有恁般大的魔力，可以轟動世界人民，至於永久弗衰者，憑點什麼力量和作用，才能到此地步哩？不，不，不，無論如何，我只是一個女流之輩，哪有如許大力量，大作用？說句簡單話，這完全是我□年前所經受相當慘劫所造成的一種結局罷了。小姑娘，只憑我永久弗衰可作民間故事的一句話，就可知道我所受的悲慘的份量，也有那麼重大。你別說一個女子，死死活活，值得甚麼大事？怎麼就說得那麼厲害？那麼，小姑娘啊，今兒閒話，又無紙筆記載，作不得什麼憑據。橫豎這事不久你就要知道的。究竟我這話是真是假，值得那麼誇張與否，盡可由你自己評量。今兒卻用不著我設誓賭咒，作那無謂的證憑了。但如今我還有句要緊的話，須得聲明在先。我所謂可供民間永久弗衰的傳說者，可不是我自吹自誇，什麼有功鄉貫、有利蒼生的好事情。說爽快些，簡直是供人唾罵痛恨的一件極大的惡事罷了。」

春瑛說到這裡，那女孩忍不住笑而問道：「媽媽所說，我全相信，但據媽媽之意，似乎現在要做一件大惡事，預備害死許多人的，可是麼？我雖然不敢問你是一種什麼歹事，但覺世上決無明知其為惡事，明知必要害人，偏去嘗試一下的道理。我看媽媽正是一個很正氣的好人，為什麼明知故犯地做這等害人的惡事呢？再說，做了惡事，或者於媽媽本身有什麼好處，也還值得一幹。今聞許多高論，又似乎媽媽本人一點不想什麼好處，甚至這事做過之後，媽媽自己也有不願再在世上做人的意思，卻白白的被千秋萬世之人痛恨咒罵，卻又何苦來呢？我雖然是個小孩子家，自小我爹媽教我讀書明理，也頗曉得一些做人的道理。唯有今天對於媽媽，你老人家的說話行事，我真有些不明白了。」

春瑛聽他口齒清爽，語言伶俐，心中大為驚異，不覺朝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回，方歎息一聲，說道：「這事非你所能知。你要多問，便成為笨孩子了。總而言之，我這事情，正因受了出於情理以外的慘遇，所以有此情理以外的舉動，唯其如此，所以成了情理難通的怪事。若照小姑娘所見，事事論情，處處說理，世界上先就不該有我這麼一個人。既然有了我之後，就不該使我受那身份行事太不相侔的果報了。小姑娘，極承你衷心勸我。我們今生萍水相逢，在你的年齡，是太早，在我的事情，是太遲。總之都夠不上做一個閨中良伴。果有因緣，來世必要和你做成親友。我很願意時時領受你的教訓，好好做個情理中的好人。至於此生此世，相

見是此刻，永別也在此時。即使夠得上做個好友，時間也未免太短了。但我還有句話要鄭重聲明。

「我不是先對你說，□年來我的身心大變，看得天上無正神，世上無好人。但今見了小姑娘，我可不敢再存這等心腸。因為匆促相逢，剎那之頃，我所受小姑娘慈愛和祥懇勸的勸告，已使我的心頭起一層重大而迅速的變化。我今決不敢說天上地下全是惡魔那句狂言了。我想，一切不幸，終於還是我一人的特別怪運，可不與天地神人相干。如此一想，我的氣倒平了许多。

「小姑娘，這也是你於短時間內賜給我的好教訓。古人說：『早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我今天得了小姑娘這番教訓，也算聞道的一種。我覺得心頭有此轉變，心身都爽適了许多。唉！我萬不料□餘年狂妄之見，今兒俄頃之間，被小姑娘一片赤子之心挽回轉來。小姑娘，你真是我良心上的好醫生。你能把我已死的良心醫好了一部分，即令我的身體死了，我這一個醫好的良心，雖至輪回以後，或在地獄之中，還知道感激你咧。」

小姑娘見他說得如此懇切，如此悱惻，現出一種躊躇婉轉的神情來，忽又含笑問道：「媽媽你的話，我是斷不敢當的。但願媽媽既以良心為重，何苦又作那昧害人之事。媽媽個人尚且不肯自害，尚且要保守這一部分的良心，試將許多被害人的生命財產，和你這一部分良心作個比較，輕重大小，不辨可明。媽媽何所保者小，而所棄者大。又何自處之厚，而待人之薄也。況媽媽既以本人良心為重，而又於同時作那違背良心的歹事。敢問媽媽，其將何以自解？」

春瑛聽了，不覺呆了一呆，良久良久，忽然指著女孩大笑道：「小姑娘，我真不信你小小的年紀，怎有那樣的知識，那般口才，寥寥數語，直把我這飽經世變、身更滄桑的老婆子，弄對無言可對。但是小姑娘啊，我終得請你愛我怨我。我早已說過，我這事情，不是平常情理之內的事情。從我遭劫以至最後惡果為止，一切一切，全非人情所有，即盡屬常理之外，小姑娘但把情理二字折我。我的理論，盡可被你折服，而我的行事，橫豎是另有一條道路，不在辯論範圍之內，也只好權負你的盛意了。」女孩子見他如此固執，也不禁為之一怔，兩人面面相對，默默無言地坐了許久。

春瑛忽然立起身來，向著女孩子強顏一笑，說聲：「小姑娘，我們別過吧，天色不早了。此間雖然沒有虎豹，許多歹人出沒，小姑娘出來久了，也該早些回去，免得府上爸媽懸望。你我來生有緣，很願再得相逢，訂個再世的交情。」談到這句時，喉嚨已經啞了一半。女孩聽了，也不覺心有感動，面孔紅紅的，大有淚意。但是春瑛卻突然提起水桶，現出一面孔慘白的顏色，向著女孩再作一度苦笑，也不及說什麼了，回轉身，急忙忙就走。

女孩子見他要去，慌忙起身追上，仍舊把他的小桶拉住，慘然說道：「媽媽，你是一定要去了，一定要去做你的事情了。我不敢留你，更不忍再來耽延你的時間，只是你我今兒相見，也非偶然之事，請你賜些東西給我，做個紀念。因為我一見媽媽的神色態度，使我一輩子忘不了你這個人，願意和你一輩子不想離開。既然事實辦不到，就給我些紀念的東西，也好使我見物思人，常常相見一般。媽媽，這樣可使得麼？」春瑛聽了這幾句誠懇的話，覺得再沒法子不答應他了。但自顧身無長物，有什麼東西可以送給他呢？

正在思索，女孩子又道：「媽媽要是沒有東西可以送我，那麼，請賜我喝幾口桶中的水。我的肚子中裝了媽媽賜我的水，將來每次飲食，永遠都會惦記。今天山中這一會，又好似朝夕不離的樣子。媽媽你看如何？」春瑛聽了，不覺展眉一笑，道：「如此卻好，小姑娘請來喝水。」於是重復坐下，開了桶蓋，交與女孩子。女孩子先在桶口望了一望，忽然搖搖頭，說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」春瑛忙問：「怎麼使不得，這水不乾淨麼？這是海水呀，雖然帶些鹽味，倒是很新鮮的。」女孩子搖頭笑道：「不是這麼說法，我見媽媽坐起行動，不捨這水桶子。大概這水是有大用處的，經不得我這幾口，喝完了你的水，怎麼樣呢？」春瑛聽說，禁不住大笑起來，說：「小姑娘你別輕視這點點水，若光是供人吸飲啊，只怕至少也供得……」說了這半句，忽然後悔出口太快。這等事情，何必告訴人家。因即縮住口，改換了語氣，說道：「小姑娘，請放膽地喝，不要替我可惜這點水。你便有本事喝得完，我也願意作東道主的。」女孩子笑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媽媽卻不要口中說得慷慨，回來後悔起來，要我吐出水來還你。休說我沒有這個本事，而且吐出來的髒水，只好給你作肥田之用了。」

春瑛見他這般歪纏，真是又笑又愛，又有些性急，便說：「不要頑皮，快快喝吧。我是決不後悔的，也決不要你吐還的。」女孩子聽了這話，方才嘻嘻一笑，舉起水桶，向著自己的小口便倒。但聽嘩嘩地咽了幾下，舉起桶子，口朝地，底向天，倒持在手，對著春瑛搖了幾搖，說道：「真個媽媽太欺人了，原來只有一點點水，怎說得那麼多海水。」一語未完，已把春瑛驚倒在地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未知女孩是何人？因何有此大腹，裝得半海之水？請看下回分解。